

懷 田 故 院 長 雲 公

· 翟紹先 ·

我童年時期，在故鄉私塾唸書，選讀湘鄉羅

澤南所著：「小學韻語」。其中一段大意說：昔有田氏一家，某日，兄弟爭吵，計議分產析居，不料宅前一株枝葉原甚茂密的大荆樹，忽然枯萎，彼等目覩此情，均感愧悔啼泣。故又相互忍讓，和好如初，而荆樹亦隨之復活。從此以後，田氏家業亦更興旺了。這一啓示，對我印像極為深刻，迄今猶不忘懷。其後，讀些有關楹聯的書籍，偶然得到：「荆樹有花兄弟榮，硯田無稅子孫耕」一聯，非常欣喜。每次農曆新年，奉祖父之命書寫春聯，我便毫不猶豫的先將這聯寫好，貼在房門兩側。來舍賀年的親友，看後多稱頌不已。

泊，最足以爲吾人砥礪志節的楷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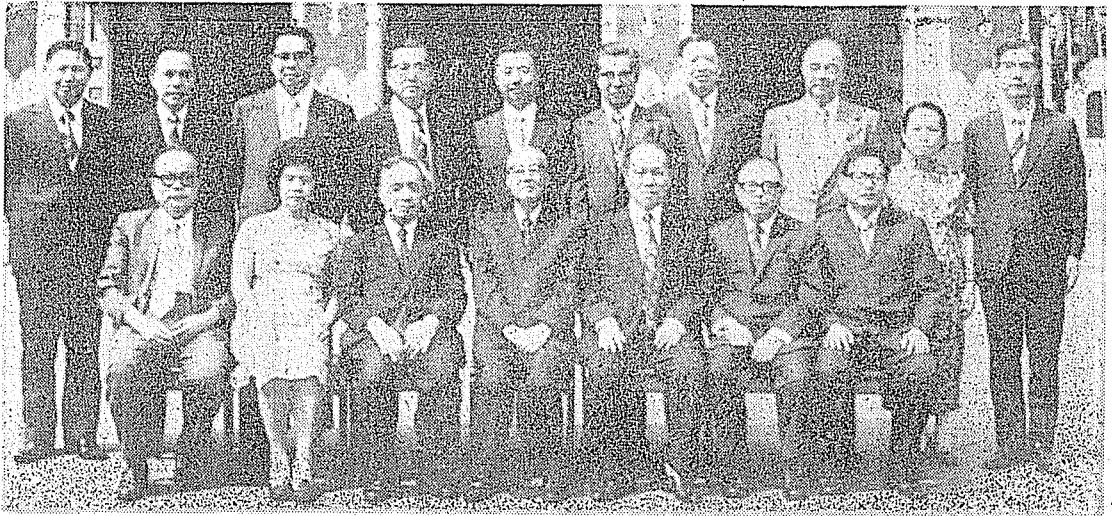
雲公治事勤奮，居恒儉樸，食不茹葷，從容鎮靜。自十九年由美學成返國，歷任地方及中央黨政要職，身膺重寄，先後將達五十年。平素一本勤政愛民之精神，勉勵部屬，認真負責，凡事隨到隨辦，不可延擱。尤其綜核名實，督責會計人員，對於預算，嚴加控制，杜絕浮報濫支，計有七次離職交卸，每次或多或少均有結餘，移給繼任或繳還國庫，涓滴歸公，絲毫不苟。

雲公於二十五年，出任甘肅省教育廳長，在此以前，該省各中等學校風氣甚壞。一位教員，數校兼課，因分身乏術，其在甲校講課，即於乙校缺課，學生因照顧欠週，又受外界煽惑，常常走出校外，結隊互鬧。因之，學業成績，一落千丈，畢業生幾無一能考取大專院校。雲公觸目痛心，認爲莘莘學子，寸陰是競，豈可任其違規遊蕩，罷課廢學。於是苦心策劃，嚴加整頓，不畏權勢，不受利誘，任何壓力或阻撓，均予堅拒。而將鬧風潮之學校解散，重新甄選學生，開革失職教員，另行增聘師資，嚴限兼課。未及一年，各校秩序，恢復正常，絃歌不輟，諸生學業日有進步，畢業生之升學率，亦直線上升，更無擅自離校，結隊遊行或其他越軌行動。可見雲公廉正不阿，始能排除邪惡，力挽頹風也。

淡泊爲讀書人的本色，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美德。雲公不憂不懼，不佞不求。二十六年，甘肅省政府主席于學忠，奉調他職，雲公代主省政，當時多人向其勸說，應即進京活動，謀求補缺，將來政治前途，當可出現美景。但雲公以自己係地方人，爲桑梓效勞，不必計較名位。當務之急，應求甘省局勢穩定，以便人民安居樂業，不宜外行奔走鑽營，而予婉拒。

三十七年六月間，監察院改選副院長，雲公經友人再三敦促，並以勝不驕、敗不餒的精神，參加競選，當時他既無助選組織，又無後臺支持，只是單槍匹馬，全力以赴，迨選舉揭曉，雖未成功，但並不沮喪，且聲稱，政治活動，有如一種遊戲，應心平氣和，不要強求或倖致，當日上午就訪友聊天漫談。其不患得失，氣定神閒，殊值敬佩。

雲公品格高潔，古今中外，尙不多見。吾國傳統觀念，對於人才之衡量，較爲重視品格。良



者作文本為後之生先錦炯田於立影合官法大體全與年早（中正排前）生先錦炯長院故田

以無品之士，寡廉鮮恥，縱有學問，未必能為國造福，為民謀利。夙為國人敬重的諸葛亮，一介布衣，滿腹經綸。原本：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」。所以躬耕田野，遨遊山水，淡泊名利，胸懷開拓。但當劉玄德親自枉屈，三顧茅廬，懇請出山，他便毅然宣誓：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，隨即冒險犯難，督軍討賊，深入不毛，並日而食，竭智盡忠，卒以身殉，表明了他忠貞負責的志節。總統 蔣公會經號召：「依例自退」，雲公當時以行政院政務委員的身份，率先響應。退休後，澹然無慾，潛心著述。惟雲公崇法務實，深為中樞所倚重，故於六十年七月間，又擢任為司法院大法官，同年冬榮膺司法院院長，諄諄勗勉同仁，要努力進修，追求新知，不可抱殘守缺，固步自封。受理訟案，無任無縱，速審速結。解釋法令，應注意時代要求，發揮司法功能。語重心長，使人愈益振奮，有忙而不知其苦的感覺。雲公更以身作則，宵旰辛勞，乃致政躬違和，迨住入臺大醫院醫療期間，仍不忘公務，凡重要公文，均親自批閱，終以積勞病劇，於六十六年三月三十日凌晨卒於位。真是：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。無怪噩耗驚傳，朝野震悼。

雲公稟賦聰穎，好學不倦。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，考取官費留美，獲得伊利諾大學博士學位，十九年返國，任國立東北大學教授，我係東大學生，多承愛護培植，感念盛德厚澤，永矢弗諼。

雲公逝世後，移靈臺北市立殯儀館，六十六

年四月十五日上午，在該館景行廳公祭，靈柩暫厝大覺廳。同年八月十二日上午十時，啓靈安葬臺北市近郊觀音山麓。出殯時，馮主任參事晉澤，姚科長鳳岐與我同乘一車，車前懸貼：「田故院長治喪專車」標示，首先到達墓地，參加葬禮，直至封穴完畢，我與雲公遺屬親友等十數人，再度行禮致敬，無限哀思，最後登車返回。迨行抵淡水河畔時，我一面回首遙望，一面默念：

青山蒼蒼，白雲悠悠。
先生精神，萬古長留。

河 上 人 語

宋希尚教授著

定價：叁拾元

本書為宋希尚教授精心傑作，宋教授早歲獻身國家建設，參與導江導淮、導河諸工作，勞苦功高，有「水利國士」之譽，全書收集記遊、記事、描寫人物等懷舊憶往之作三十餘篇，印刷精美，穿線平裝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。